

漫漫投资路：吾将上下而求索

我并非早年就踏入价值投资领域，直到二十八岁才真正开始全心投入。然而迈向这条道路的基石，早在高中时期就已铺就。那时，我对经济学产生了一种近乎着迷的浓厚兴趣——这份好奇心，最终照亮了我的职业方向。

好奇的萌芽

高中时期，我便被曼昆在《经济学原理》中简洁而有力的阐述深深吸引。他以独具匠心的方式介绍了机会成本等核心经济学概念，解释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，使我对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产生了根植于心的兴趣。这种智识上的觉醒，激发了我去理解生活中关键决策背后的经济逻辑的渴望。随后，我发现并开始研读罗伯特·H·弗兰克的《牛奶可乐经济学》等书籍，开始尝试从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双重视角去观察世界。这份纯粹的快乐与求知欲，陪伴我度过了高考前那段紧张的备考岁月。那时的我未曾预见，这份兴趣将指引我通向一个更深邃的领域——人类误判心理学，而这一领域正是由我终身的榜样查理·芒格先生所总结与揭示的。

此后，我进入四川大学攻读计算金融学专业。那是一段充实而美妙的时光，金融与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融合令我着迷。学院灵活的选课政策让我得以涉猎广泛，甚至可以选修医学相关课程。得益于曾在华尔街任职的客座教授 Gregory 先生的教导，我在此期间打下了坚实的会计学基础。那时我主要接触到的投资方式是量化交易——即构建模型预测价格走势并进行回测——但在尝试构建各种复杂机器学习模型的过程中，我开始对依赖统计模型进行长期稳定的资本配置产生怀疑。尽管如此，投资作为财富增值的工具依然令我神往。我暗下决心，待工作稳定、积蓄充裕并掌握更精深的交易技能后，定要通过投资增值资产。

本科毕业后，对更精深知识的渴求与看世界的愿望引领我远赴重洋，进入密歇根大学的应用经济学项目深造。该项目学习灵活，我可以在探究自己是否合适读经济学博士的同时，学习其他的统计及计算机课程为之后找工作做准备。在尝试学习一些复杂的理论数学之后，我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并不契合攻读经济学博士——幸运的是，进行价值投资并不需要高深复杂的数学知识。基于我的计算机科学背景，我随后转向数据科学攻读双学位，并由此进入了科技行业。

价值的启示

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数据工程师，注重细节且专注于数据处理。然而，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波动中，我发现在企业环境下，快速执行任务常常优先于交付高质量成果。尤其在 AI 的

热潮之中，繁忙的日常工作越发让我觉得索然无味。面对这种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困顿，加之签证问题迟迟无法解决，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最终的职业选择。

过往对投资的兴趣让我迅速开始探索是否可以转变职业方向。尽管巴菲特先生的名字早已早已如雷贯耳，但我对其成功的核心哲学却一直知之甚少。由于面对量化投资的不确定性，我想要尝试一条新的路。于是我便据其推荐开始阅读本杰明·格雷厄姆——巴菲特先生的恩师——所撰写的《聪明的投资者》。从此，我对投资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格雷厄姆提出的价值投资原则——从投资与投机的区别，到“市场先生”的概念，再到至关重要的“安全边际”保障——都让我深刻体会到：**真理不惧时间的流逝**。价值投资毋庸置疑是实现资本长期保值增值的正确道路。

顺理成章地，我开始阅读更多的价值投资书籍，并沉浸于伯克希尔·哈撒韦年会视频所分享的智慧之中。巴菲特先生和芒格先生如同两盏明灯，驱散了长久以来笼罩在我投资道路上的迷雾。紧随其后，我职业生涯的顿悟时刻，出现在阅读《穷查理宝典》之时。在汲取了芒格先生关于多元思维模型及人类误判心理的深刻洞见后，当我读到他引用《天路历程》中“真理骑士”的话：“我的剑留给能够挥舞它的人”，我瞬间百感交集，热泪盈眶。那一刻我确信无疑：价值投资就是我的使命。

决定性的行动时刻随即而至。在第 60 届伯克希尔·哈撒韦年会之后，随着巴菲特先生宣布即将退休，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：我不能再犹豫不决，不能再徘徊不前。我辞去了数据工程师的职务，决心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份我所热爱的事业中。我渴望成为价值投资世界里哪怕最微小的一缕萤火，在漫漫长途中，不懈求索真正的智慧。

前路漫漫，尽管我起步不早，但我将致力于快速与终身学习，以审慎的态度去行动。本合伙基金网站的设立，旨在确保与合伙人之间的透明度，并记录下我的长期业绩。虽然目前的资金池不大，仅由家庭资金构成，但我满怀希冀：在未来，当我建立起一份清晰可靠的长期业绩记录时，能够以此迎接那些认同价值投资哲学、信任我们投资承诺的新伙伴，加入这趟非凡的旅程。

我的伴侣曾在我做出决定前问我，能否在这份枯燥繁琐的商业分析工作中保持长久的热情。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：汲取智慧所带来的兴奋感，以及终身学习所赋予的持续感悟，只会不断加深我的好奇心。我会满怀热忱，竭尽所能，挥舞这把智慧之剑，坚定行走探索于这投资之路。

杨明嵩
2025 年 11 月 20 日